

不存在的咖啡

犯罪、懸疑、推理

電影企劃 _ STORY BY **X**IAOHSIAO

A. 一條流經死亡之地的河流，最佳棄屍之選



一條河的兩面；

對面是繁華高級文化薈萃的高級住宅區，這裡滿山墳墓，被觀光淹沒了陰氣。

這裡的分局一年最多的工作就是將河裡打撈起來的屍體找到身份....



B. 發生喧騰一時的咖啡雙屍命案



- 一對夫妻失蹤
- 是咖啡廳的常客
- 死者皆是社會上流人士
- 被警察刻意忽略的人口失蹤報案
- 媒體扮演著「上帝視角」披露當成犯罪劇集天天上演推理情節
- 兇手卻冷冷在一旁看著輿論及偵查發生著....

c.極度瑕疵的殺人案

- 一個弱女子真的能獨自殺了兩個人？
- 被主角刻意帶風向玩弄檢警偵查方向
- 媒體頭條鉅細彌遺地報導，掀起媒體大戰，如犯罪懸疑連載小說
- 升官企圖衝腦的地檢座，背後的算計？
- 龍門客棧的翻版；血跡、洗屍、綁架、投資失利、燒金紙等假線索，變成全民參與的偵探大案，擠滿記者和嗜推理探案的有心人駐點。
- 沒有直接證據，單靠自白，證據不足，以至兇手前後說出5種不同版本，檢警無不壓力爆炸，公信力與偵辦能力遭質疑。
- 從頭到尾被隱藏的真兇
- 最後靠著測謊 + 自白而終結，憤憤不平死者家屬決定要再告咖啡店主。關注殺人案的觀眾滿腦疑惑留下懸念深烙心底。

咖啡店雙殺命案5年後，貼著“出租”紅紙的店面



女主 — 汪嵐，正逢人生低潮，多年資深主播的位置，因緋聞、小三、破壞家庭、外遇人夫而被年輕正妹取代，被離職失業後，來到這個當時轟動新聞界的事發地 — MaMa cafe，她決定租下店面，便發覺塵封在人們記憶中的社會新聞事件中沒有被查出的真相。

迷樣兇手 — 麗莎

(殺人那年她**27**歲，關了**8**年現年**35**歲與女主 — 汪嵐同年)

- 汪嵐頂下咖啡店，有人寄了一本計畫整件事情的日記，有一本記錄生活、工作、夢想的食譜，善惡矛盾兩極的對立人格。
- 死者白博士與錢麗莎之間的秘密的情慾關係？如何在多重關係中糾纏，引爆殺機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？
- 兇手前後說了多個不同的自白，到底真相是什麼？
- 再不久，麗莎極有可能申請假設出獄，將會引來什麼風暴？

MAMA CAFE的前老闆 — 大馬

- 殺人事件發生後，MaMa咖啡被比喻成現代龍門客棧，而他是殺人主謀的標籤始終被人議論，即便經過數月的調查還他清白，但他的人生從此被改變，一直被大家當做遺漏的主犯，變成一個無法漂白的名人。
- 死者家屬深信他有責任，都是因為他，才讓兩個人枉死，這個被附加的怪罪，讓他無法再煮咖啡，他煮出來的咖啡被認為是毒咖啡，甚至患了恐慌症.....。
- 遠離咖啡工作，因陷入殺人案陰霾，許多疑點深深糾葛著他，便出讓了咖啡店去讀法律。

或許記憶騙了你

- 警方調查偵訊附近相關店家及咖啡店所有員工，甚至老闆常常往來的友人，拼湊每個人記憶裡的片段.....
- 最接近真相的拼圖，留在受害最深的大馬前妻心裡。（一直給汪嵐寫信）
- 目擊者供詞或許前後時間錯置，由於失蹤到事發到偵辦，已是半個月之久，大部分人記憶並不十分確定.....。
- 金紙店爆料，一口咬定大馬帶著兇手買金紙（燒給死人的錢）。
- 員工家屬、鄰居、客人...無人不讚賞兇手，是一個溫柔、孝順、積極、上進、懷抱夢想的女孩，堅信她不可能殺人，甚至殺害兩個老人....。

隱藏的兇手：未婚夫 — 羅瀚

- 警方第一次未查獲的兇手電腦，為何出現在羅瀚家中
- 案發當晚汪嵐手機有上百通羅瀚打來的未接來電
- 即將與兇手結婚，在外人眼中他很愛護兇手，兩人處處放閃。
- 死者白博士與羅瀚之間是否有威脅或其他交易的關係？
- 錢麗莎為何捲入複雜的四角關係引來殺機，跟她心中的妒忌、恨意、逝去的青春、自身擁有的財富是否都有關連？這中間與羅瀚是不是有關？
- 長期沒有固定工作，又佯稱要與兇手結婚，兇手清貧的成長背景，是否因為對幸福的嚮往而被羅瀚巧言利用？

檢調、地方警察、媒體三方鬥法

- 地檢急於破案，到底忽略的什麼關鍵的線索？
- 媒體一直都比調查走在前面，全民偵探把警察檢調打趴在地上！
- 連續兩個月的頭條新聞，其中透露出的犯案細節與證詞，懷疑內部有人洩密....。
- 兇手如何能通過測謊，甚至到最後主審法官、心理師、測謊專家、輔導牧師都一面倒的相信她？
- 不甘心的死者家屬轉向民事訴訟，繼續抗告，一股怨氣未平，期待有人替他們報仇！
- 整件事情因汪嵐租下了咖啡廳，是否讓真相再次有了重見天日的機會？！

主要角色介紹

- 汪嵐：35歲，資深媒體人，一人分飾兩角（兇手）。
- 大馬：40歲，MaMa咖啡老闆，被影射殺人，被判鉅額賠償，決定拋開一切，扮演「柯南」。
- 羅瀚：兇手男友，可能是真兇。
- 李禮：25歲，天真菜鳥警員，剛剛警校畢業，就遇到史上最難辦也最火紅的雙屍案。
- 菲菲：大馬的前妻，案發後因社會眼光壓力離開大馬，但一直給兇手寫信。